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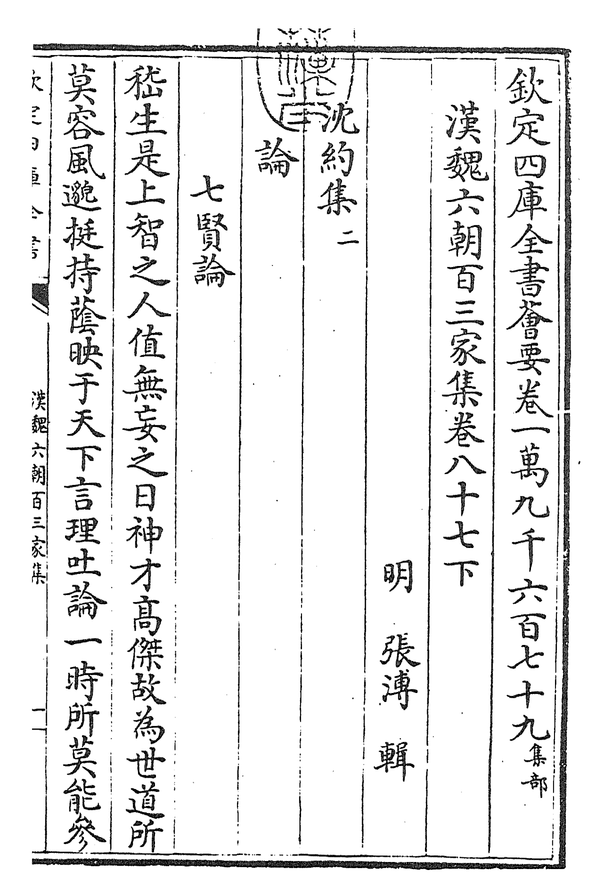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下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九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下

明 張溥 輯

沈約集二

論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莫容風邈挺持蔭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

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术黄精終于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貎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麁䴥可慕李文

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巳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悦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覩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悦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立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黄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非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

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邈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虚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絶及天地肇爾來宅其中毫端

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
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羲之在彼
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邪
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
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
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遥邈緣運未
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
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

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棊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是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

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説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

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醟于酒
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已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
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
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為業最重也内聖外聖
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
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
文武並受封剣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于見道若
斯之篤邪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答陶華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歷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邪則四月辛卯長歷

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

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孔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絶袁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

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葢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

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蹟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害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頓

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
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
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
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
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𨶒淳厚
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
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
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引

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究竟慈悲論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為甚嗜深于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

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為方未
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瀹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
爼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
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枲妾登絲蠶衣共頒其
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
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
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

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枲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麤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孔宣妙訓禁肉之音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

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
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奥傳譯遐阻泥洹
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
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按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
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
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
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
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

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壄漁川事雖非己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惓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蠶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

固疏泉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

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
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
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
以此為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
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
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名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
六度所修幾于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
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

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别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犬馬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疋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

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葢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

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為病病于滯有不淺不惑出于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於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

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

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别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邪又昔日之刀今鑄

為劍劍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為甲後生為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為刀刀之為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為兩則飲齕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譬形之與神邪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為足用耳之用不為

眼用而利之為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脚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譬爲盡邪則不盡若謂本不盡邪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

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歘而生者歘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末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

邪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按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

翻復非枯木矣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名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名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蔌之具延頸蹙頞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昺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内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竪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

以令不復行乞又不請名則行乞求法于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為會可矣

述僧中食論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

姸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
累妖姸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
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
宜禁絶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
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
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于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義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于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邪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為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絶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

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荅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内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

既名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内因外緣寔由乎此也

頌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遞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一刹

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栖林耤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窊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牲牲羣有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齊朝丹徒故宮頌

聖祖神傑竞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墜命旣升霸畧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恃峭劍閣憑深桂嶺虁章

委關禮樂沈河拯壓傾構引溺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贊

高士贊有序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蒞天下則賢人贊務禹益臯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不有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

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
有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
權利恍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
衣冠之眄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
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靡
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胾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
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湼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
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

爭此匹夫進忘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繡像題贊有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徽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為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合

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摛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燿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果來膺妙秩毓藻震閨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兹日

彌勒贊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鄰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長津遥遥遐嚮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㘽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

舉光等豫遂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立蹤式傳遐懿

銷聲贊

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其理空存天標已曖絕羽孤騫尭逢豈讓札值奚言

雪贊

火競乃上炎陰矯亦下潤獨有凝雨姿貞曉而無殉排雲寧自高晞光本非恡委谷不辭深因巖豈知峻潔貌雖同賞英心共誰振

銘

瑞石像銘并序

夫靈應徵遠迺無跡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乾幽顯成衺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旻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佳髣髴於林衡應真肸蠁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緗牒既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鬲高露溥

腴望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烏動色玄秬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徹環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貺燭銀之瑶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德潛衍感極迴靈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浮海因潮泝流迴至表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關之

易啓谿竝應之無方雖捬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名工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刋委斲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蹕親加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沈弱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殞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䏿永福天人其詞曰

遥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演

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沈精浮質遠自河惣悠悠亘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栖誠梵宫載雕載範寫好摛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葢上帝之故居行宫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咫武城闉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等去酆事均從鎬

及尅濟横流膺斯寶運命帝閽以廣闢即太微而為宇
既等漢髙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
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令事與須彌等固理與天地無窮
莫若光建寶塔式傳於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
星紀月旅黄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
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
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
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啓扉閶闔造舟淮渎接神飈而

動驂越浮梁而逕度芝蓋容與翠華葳蕤下輦停蹕躬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疏引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濶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竅電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緯入房自兹遐負在處弗亡安知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惟我皇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刹高驤土為淨國地即金剛因斯太極溥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

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彌陀佛銘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為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克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顧力於惟淨土既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㫖寄刊靈表跡髣髴尊儀圖金

寫石遺沱玉沙下來下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願遊彼
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羨三達斯仰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奐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
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
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
盡感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
如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朦瞽守

玆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夢焉
誰覩

栖禪精舍銘有序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番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
踐覽舊興懐故為此銘以傳芳迹

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甍架煙南瞻巫野北
望淮天遥遥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
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廁遠宅賞憑荫頒創神苑陪構靈

椽瞻禁拓圃望鷲疏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斾

眇别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襌粗遷重

依漢逺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㗅

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賈崇山之

峭是以一夫不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嗚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畀而爲宰

記

枳園寺刹下石記

佛教東流適末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瑯琊王卲玄悟獨曉信解淵徹於太祖文獻公清廟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瓊刹未樹卲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

與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内弘食不過中
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隣柰圃日者作翰湘州
樹麾鑫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思隆主盼寵結皇
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被
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慚短効且義止令
生報塞來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
乘傳衡皐辭簮派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
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

日盛木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蒼雲植重扃於玄壤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孽室萬祇冀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算遐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挹天和於少極藩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羣后流克讓之風庶民無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夭性嘉穀年登餘糧栖畝夷荒內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劍摧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

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記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彩焰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厭世珍陛遷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迸玉鑾情殷雙樹永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好資巧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

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㝅林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刋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碑

桐柏山金庭館碑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訬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煙霞變煉丹液出没無方升降自已下栖洞室上賔羣帝覿靈岳之駿啓見蒼波之屢竭望玄

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騖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興遠言象斯絶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畢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非薄曲賜提引末

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絷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兹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柏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昺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兹景福延

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
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韜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
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强不已翹心屬念晩卧晨興飡正
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
息乘鳧舄輕舉留舄忘歸以茲丹款表之玄極無曰在上
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
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崒屼三山璀璨日爲

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輈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
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
西遊漢濵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
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秘瞻彼高山興言
覆簣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峯迴峭擘漢分星臨雲置
墠駕岳開櫺磵塗塞産林薙葱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
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
天無卒欒生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容與神通因資

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法王寺碑

昔周師集於孟津漢兵至於垓下翦商肇乎茲地殪楚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既燎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縈山為堞失其九天之險負壑為隍曾無一葦之闕昏師反接偽牧泥首掬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運斗樞自茲而廓

天步業隆於夏功高代殷濟橫流而臣九服握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濬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宮於漢舊因林光於秦餘迴廊敞匝複殿重起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

往劫將謝災難孔多炎炎烈火淼淼洪波聚為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真諦遐長匪因希尚曷寄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祁祁法衆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祇林宴坐或期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明徘徊四果

善館碑

至道玄妙無跡可尋寄言立稱已乖宗極神宇靈房於義非取九僊緬邈等級參差或藏形洞府或栖志靈岳達人獨往之事志非易立餐松飲澗之情理難輕樹止欲漸去喧囂稍離塵雜於是既加整葺營建堂宇北負崇岳南枕修衢迴託人表雞犬相絶庭流松響户接雲根指瓊樹而朝餐就瑶臺而夜息霓裳不反鳧舃忘歸朝九星謁歷帝悠哉邈乎與天地相畢矣

齊故安陸昭王碑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藴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内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

方率由斯至抱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容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

內侍之年起于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
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於震日衣青光方軌
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
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
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奉待漏
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公以密戚上賢
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劒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
豹臨戭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賛

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藉輿壤任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孔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熈氓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鄖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

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侯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績斯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淵藪肴萃萑蒲攸在貨殖

之民千金比屋郛壥之内雲幄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
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
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鉤距靡用不待赭汙之權而奸
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
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
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
里詠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
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

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畧畜大則攻城剽邑晋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埸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
來久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
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孔郭伋待期之信
金如粟而弗覿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由
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髽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
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彊民獷俗反志遷情風
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𠀤停蓄蟓蝗弗起豺虎
遠跡北狄懼威闗塞謐静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

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爭請門衢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寮如賈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

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戴貽話言楚囊之情惟
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
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貽侯時皇上納
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聞凶哀震慼絶
移時因遘沈痾綿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懐備盡寛譬勉
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内殷私痛獨居不御
酒肉坐卧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貎天倫之愛振
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絶業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對

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擘牋之麗篆籒之則窮六義於懐抱究八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懐博納幽闗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益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慭留梁摧奄及豈唯僑終蹇謝興謡輟相而

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乃刻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王笙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别因菜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草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蒸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

期誕德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惠露雲
昊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簡必從日新為盛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
胥攸詠羣吏蠢蠢巖巖别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
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
遂彼蒼如何興山止簣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
邦國殄瘁齊隕晏平行哭致禮趙徂呂國列邦揮涕況

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毁留攢川汎
歸軸競蓋野莫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渡望哭無絶終
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即宫長夜
逝川無待黄金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豫章文憲王碑

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
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
赤霄而理翰望閶闔以上馳迴風飈於襟袖宅山川於

懷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
備收磬滋蘭之畹既駕朱駿又敷袞職升降軒陛率由
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
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
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
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
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蝤德必從譬
由畎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

保翼三善引正九代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
大德風邁且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
服以庸羽儀列辟冠冕犀龍周實多祐漢有餘慶奕奕
皇族於斯為盛公之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
詠

太尉王儉碑

瞻日轡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騖百辟翹首譽列宿之仰
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

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閑宇獨咤虛室眷龍顏以託夢詠日角以興言停傅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板蕩念在濡足霸君亦處屬一匡情隆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傍映矖矚接其光景風雲溢乎帷席嚚喧總至大薄相填齊鑣共軫並而不

雜銘曰

悵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兹五臣德參世命道亞如仁屣步金門濯纓蘭疇激水上征培風鬱起

比丘尼僧敬法師碑

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緼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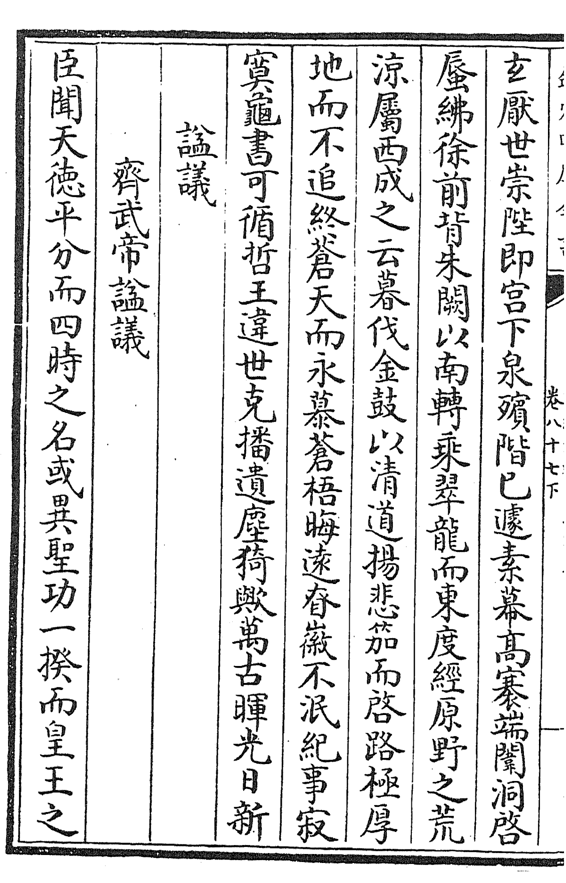
哀策文

齊明帝哀策文

龍輴既撤備物已陳殯宫無夜夕燎終晨號環輬幄攀摽應路容衞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

五曜在天遞作民主赫矣帝髙蒸哉嗣武多難固業殷憂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隂之郢南泝御豫西臨體兹大德懐此小

心實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董茶
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典謨神
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輿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
籙圖臨朝凝睟昧旦丕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
應不行斯踐路臺靡營離宮弗宴省言膠塾引啓上庠
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動英華外揚禮行罇俎義
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
奄竭嵩岱皆朽沴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隧玄



玄厭世崇陛即宮下泉殯階已遽素幕高褰端闈洞啓蜃紼徐前背朱闕以南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屬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清道揚悲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晦遠脊嶽不泯紀事寂寞龜書可循哲王違世克播遺塵猗歟萬古暉光日新

諡議

齊武帝諡議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式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

稱不同蓋跡因事隨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
惟盡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裳之主道冠初耜之君
含精靈於五緯篤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
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
雲舉雖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
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
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
自殞弗勞羗㸌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

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
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膳寢門孝德光備守器宗祧元
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
威行海内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
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
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
無苦雨時若啚懲夕稔如積三草不累五少不砥庠塾
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

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夷畏力獻琛內欵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絶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宫將啓勒茲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謚議

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墠增祧嘉號不可

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
謡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屬
負圖道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
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
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
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己振民厚下之情
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逖聽邇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
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崢

嶸之下澤靡不懐寒廓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為淪弛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胄遊胥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猒世云及放勛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輴輤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梁德皇后謚議

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刑自遠俔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

墓誌銘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銘

德被九官功苞十亂帝圖必舉皇猷諧煥斯謂國楨是惟民幹翺翔禮園優游文館秘義煙涵瓌辭雨散揆路

揚輝台庭改觀方翊隆平變茲天綱福履每慈降年多爽徽言永謝庶僚誰長鐃吹罷音松風代響

齊太尉徐公墓誌

公美風儀善言笑愛重琴碁流連泉石拓宇東郊矆然閑素榮貴之來無槩懷抱任居端揆萬務同歸薄領盈前囂塵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反天道不仁與善褰應

丞相長沙宣武王墓銘

山岳鎮地日月麗天𨙸幾者庶亞極稱賢峩峩哲人寔

惟天縱德基内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轃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冤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司徒謝朏墓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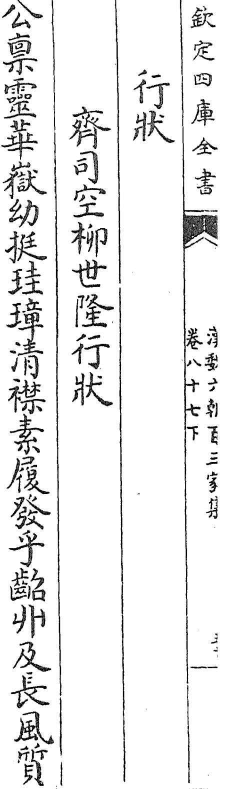
嶽神昔降和氣令鍾以彼天爵鬱為人龍崇基往峻世德令重漢車作傅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華衮既襲輕軒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屬素絲輟御玄雲罷曲

尚書右僕射范雲墓銘

合契興王匪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脣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岨峻東川迴薄緼吾名臣終天靡作

太常卿任昉墓銘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為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焉高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行狀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卝及長風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全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鶩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畧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亘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堞嚴衝駕雉雲輣俯闞

地穴斜通半歳晚飡負户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鋒電矅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内摧焚舟委甲摲指宵遁公風標秀徹器範引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擒純綦之高芬纂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齊臨川王行狀

公導玄源於陵壑稟黄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著乎將立雲虛景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圃清暉秘譽燭野光朝

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

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
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胄阜世名德交
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
世通儒魏時梁褰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羣書善
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廼祖
也闡孫搗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
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
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

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獨為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

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輙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為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有開士馬先生者

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
殿内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
怖迷悶戰慄上恢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
在旋至构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
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二尼鼾眠此尼於
睡中見有一人頭屈於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
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
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

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鵄鵲鳩鴿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頴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㲲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夜中方起更無餘伴便自

念言將不犯獨即詣律師律師荅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嶽未遠靈緒稍隤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孑遺又於南園就頴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甖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引戒品

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屆於今頡律師又令上約語
諸寺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
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
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還背吏
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
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脩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
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温藿食忘饑躬執泥瓦
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閒

静宜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奬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云毗呿羅所著袈裟色如桑葚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斆改服間色故得絶於五大之

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
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
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
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
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
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
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
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杓作聲

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户見外猶闇即更閉户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

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惙恒夕東向視
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
彌勒佛及與舍利佛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
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
旛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旛華伎樂非世間比半
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
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為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
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

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
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
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虚
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
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
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
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兠
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

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
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
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
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令法
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為治無益漸就
綿惙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悶勢如小退自云
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旛竿猶車在地旛之為
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旛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

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甖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𩜹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𩜹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

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
開居上為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
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
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
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
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
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
晝夜作伎樂開人耳也

文

懺悔文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已前至於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筭識昧往縁莫由證舉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為毛羣鮯品事允庖厨無對之縁非惻隠所及晨剉暮爚亘月隨年嗛腹填虚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閒恣行夭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想逢值横加剿撲却數

追念種稟寔著遠憶想間難或詳盡又暑月寢卧蚊虫嗜膚忿之于心應之于手嵗所殲殞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隸賔遊悉肯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偷人芻豢弱性蒙心隨喜讚悅受分吞贓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

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
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穽未易洗拔灌志慘
舒性所同稟遷怒遇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
又言謔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
薄暮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尺
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
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尅已追自悔責收遜前
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八微

是構折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真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興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無所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場無復退轉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遘當今斷絕永息來緣

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達今誠要之咸達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目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纒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刼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沈於苦岸迷塗遼遠弱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為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譬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

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遁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栽

煞未改約以往夏遘羅痾疾帝上哀矜深垂慇慮以月

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茲重施弗知

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

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克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為營

八集其一仰憑上定林寺祐法主令月二十九日第十

會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路皎然

又過於此凡有涓毫應證來業無巨無細咸歸聖主仰

顧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葢以微寄誠心云爾

賽蔣山廟文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禮華於俎豆遹無不懷遠無不肅烏革玄素之容草移丹緑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冠子祝文

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旣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寂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為文惠太子禮佛願疏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于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于真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某歷刧多幸夙世善縁忝生王

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啓欣問豎之安寢扉早闢訪饍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繞足頂禮百神警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令于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二七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滕下

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懐袖之愛以兹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匹未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兹辰預此慈善又普為積苦餓鬼受臯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翾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造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為文惠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
園安居寳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
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刧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讃其祥
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
寳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
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翺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
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為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波慧水雖可㴲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蘊無得而言焉至於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算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

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縹文以麗篆凝光瓊笥炫彩瑶縢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末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辯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内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于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

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亂亂緒法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禀照道冠増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為齊竟陵王解講疏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途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遂瑞誕聖王宫駐彩辰緯儔華日月故能積

慈成聖果妙成空坦照路于道場披迷根于苦岸弟子
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審蔵
奥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止步凝想空明
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勔邸
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
況悠邈宗係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乗此
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玅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娑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偕空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爝為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奥籍震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

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欷報之誠思隆于永劫敬捨軀服以克供施藉此幽通控情玅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玆三世咸證于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為南郡王捨身疏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縈每疚心術捨

施難引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
聮華日彩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紫燕之乘擾於外
閑黼帳翠帷之飾光於中寢徒以心源尚滯情路未昭
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
愆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實栖誠玅覺敬捨肌膚之外
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府絡時順萬祉雲翔百
妖窮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祜
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承休儲妃闡膺祥之符皇枝

廣惟祺之祚敬飾崇釁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

畢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立塗

匪昧要之無爽

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

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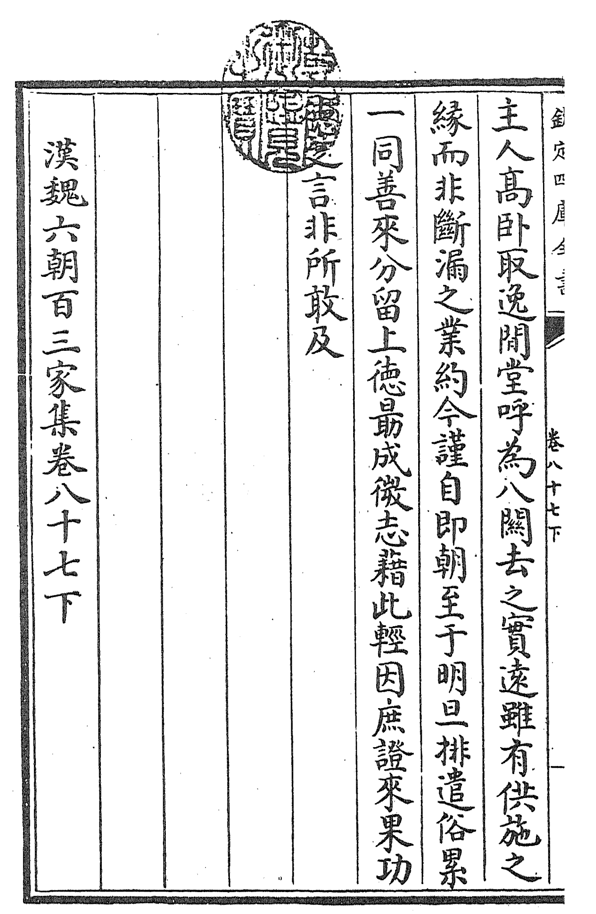
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

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為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

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横指空呼名之為有豊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温肌啗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甞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懐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為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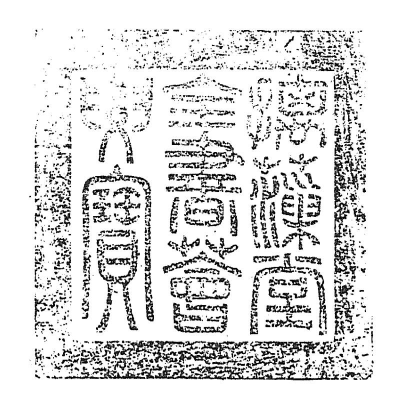
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餘襲冬夜既蒙累璽而櫝有羸衣自斯已上仍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陋已甚方諸窶室所邁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饑寒困苦為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腦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思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年次

玄枵日殷烏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髣髴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飦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翦削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為難故闕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抬屈名僧寘之虛室



主人高卧取逸閒堂呼為八闋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勗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